

且介亭雜文末編



821772

魯迅三十三年集

30

且介亭雜文末編

一九三六年著



RW7606/02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



魯迅先生紀念集

且介亭雜文編末

30.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初 版	發 行 者 魯 迅 全 集 出 版 社	出 版 者 魯 迅 全 集 出 版 社	編 纂 者 魯 迅 先 生 紀 念 委 員 會	著 者 魯 迅
---	--	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每部定價 國幣三十六元

目次

——一九三六年——

『凱綏·珂勒惠支版畫選集』序目	八
記蘇聯版畫展覽會	三
我要騙人	六
『譯文』復刊詞	三
白莽作『孩兒塔』序	三
續記	三
寫于深夜裏	〇
三月的租界	五

「出關」的「關」……………	六〇
捷克譯本……………	六七
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……………	六九
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……………	六七
曹靖華譯『蘇聯作家七人集』序……………	六一
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……………	六四

附 集

文人比較學……………	一〇五
大小奇蹟……………	一〇五
難答的問題……………	一〇七
登錯的文章……………	一〇九
『海上述林』上卷序言……………	一〇
我的第一個師父……………	一一
『海上述林』下卷序言……………	一一三

答託洛斯基派的信	一三四
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	一三九
『蘇聯版畫集』序	一三三
半夏小集	一三四
『這也是生活』	一四〇
立此存照(一)	一四六
立此存照(二)	一四八
死	一五〇
女弔	一五七
立此存照(三)	一六五
立此存照(四)	一七二
立此存照(五)	一七四
立此存照(六)	一七六

立此存照（七）

一六

後記（許廣平）

一八一

魯迅三十年集印行經過（許廣平）

一八三

一
九
三
六
年

「凱綏·珂勒惠支版畫選集」

凱綏·叻密特 (Kaethe Schmidt) 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 (Koenigsberg)。她的外祖父是盧柏 (Julius Rupp)，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。父親原是候補的法官，但因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，沒有補缺的希望了，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國人之所說：『到民間去，』做了木匠，一直到盧柏死後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。他有四個孩子，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，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。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，到一八八五年冬，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，向斯滔發·培倫 (Stauffer Bern) 去學繪畫。後回故鄉，學于奈台 (Neide)，爲了『厭倦，』終于向閔興的哈台列克 (Herterich) 那里去學習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一八九一年，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爾·珂勒惠支 (Karl Kollwitz) 結婚，他是一個開業的醫生，於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『小百姓』之間住下，這才放下繪畫，刻起版畫來。待到孩子們長大了，又用力于雕刻。一八九八年，製成有名的『織工一揆』計六幅，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實，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 (Gerhart Hauptmann) 的劇本同名的；一八九九年刻『格萊親』，零一年刻『斷頭臺邊的舞蹈』，零四年旅行巴黎，零四至八年成連續版畫『農民戰爭』七幅，獲盛名，受 Villaronana 獎金，得遊學于意大利。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稜薩步行而入羅馬，然而這旅行，據她自己說，對於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。一九〇九年作『失業』，一〇年作『婦人被死亡所捕』和以『死』為題材的小圖。

世界大戰起，她幾乎並無製作。一九一四年十月末，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于弗蘭兌倫 (Flandern) 戰線上。一八年十一月，被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，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。從一九一一年以來，她才彷彿從大夢初醒似的，又從事于版畫了，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里勃克內希 (Liebknecht) 的木刻和石刻，〇一至〇三年的木刻

連續畫『戰爭』後來又有三幅『無產者』也是木刻連續畫。一九二七年爲她的六十歲紀念，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，給她書簡道：『你的無聲的描線，侵人心髓，如一種慘苦的叫聲；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。』法國羅曼·羅蘭(Romain Rolland)則說：『凱綏·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。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，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，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，她的慈母的腕裏了。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。』然而她在現在，卻不能教授，不能作畫，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；她的兒子像那父親一樣，也是一個醫生。

在女性藝術家之中，震動了藝術界的，現代幾乎無出于凱綏·珂勒惠支之上——或者讚美，或者攻擊，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。誠如亞斐那留斯(Ferdinand-Avenarius)之所說：『新世紀的前幾年，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，就爲報章所喧傳的了。從此以來，一個說，「她是偉大的版畫家；」人就過作無聊的不成話道：「凱綏·珂勒惠支